

## 如果天堂真的很美

虫鸣渐歇 路灯熄了。月光透过窗户,一道光影映射在卧室的衣柜上。

衣柜的最里层有并排的两格,一格安放父亲的遗像,已静静地陪护我十多年;另一格,始终空着。那个空当,盛满了我半个世纪对母亲的思念。

大约三岁的时候,我得了哮喘,病情严重时,气息粗重,呼哧呼哧,像老木匠拉锯的声响。每逢赶场天,母亲便嘱咐父亲为我寻药,中药、西药轮番换。一服药,症状就减轻;一停药,便又还了原。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没有治到根上啊!看着咳嗽不止、满脸通红的我,母亲紧锁眉头,不时用脸颊紧贴我的额头,搂着我,在灶屋里踱来踱去。

声来。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哭声惊动了正在地里挖红薯的大姐。大姐的惊叫声被回家吃饭的父亲远远听到。父亲大声地呼喊着我的乳名,疯了似的奔向竹林。昏昏沉沉中,父亲粗糙的手掌湿漉漉地护着我的头,粗重的喘息扑在我的脸上。



## 清明

□胡有琪

——	为络绎不绝走出的祖先洗脸 招魂
所有储存的思念 不管是定期存折还是活期存款 都被一一取出 挂在白幡上 风吹虚假 云验真心	有人高兴地打喷嚏 白幡忍不住手舞足蹈
四	那里面有太多的秘密 一滴露欲滴未滴 在喊清明开门
我看见 无数的先人 从墓碑上纷纷走下来 席地而坐 他们摘下面具 自自然然 谈论阴阳两世 对孝子贤孙欣慰地伸出拇指 笑颜开怀 不吝康熙字典里 久闲的陈词新用 点燃各自家谱中的得意	幡纷纷扬 山举着一块块碑走来 碑上的字 从隐隐约约变得清晰 闻到一杯杏花酒的醇香 开怀大笑 风开始絮絮叨叨 旧事从头翻译 多少事重新定义
供果被老牙啃出无数的回忆 千山支起耳朵 喜事是代代在祭坛上朗诵 悲剧是风轻云淡 只剩一地空壳 终了 他们一声大笑 掩袖而归 碑上的悼词却字字睁大眼睛 在一杯清明中越发清明	谁说阴阳相隔 思念只是隔靴搔痒 如今 我扫一扫碑上的二维码 家谱上的故事便一一显屏 有咳嗽声敲打往事 牵着爷爷奶奶的喜怒哀乐 踏青 四月 四处张贴寻亲的花朵 稍不留神 有认错人的芬芳捂嘴而去
二	到处是清明开门的声音 远处 一座座山 都在笑眉笑眼地举杯 痛饮子孙的孝道 一轮夕阳醉归 犹在唠叨 树上的枝节不该拉它 它还可以再饮三杯
三	听到后人抬着脚步声走来 碑纷纷站起来 一滴欣慰掉下来
手指千般柔 慢慢搓 轻轻按 为碑上的涌泉穴舒筋活血	五
有习惯的咳嗽声传出 点亮一盏盏百家姓的灯 族谱上陌生的名字显得熟络 清明开门	千山变幻招魂旗 风轻风柔
然后 清明雨虔诚打上一盆水	多少鬼吏骑着墓碑纷纷雄起 杏花酒一饮而尽 好 好酒

## 我的丑娘

又是一年清明 细雨纷纷。

我站在娘的坟前,焚化的黄表纸灰,在山风微拂下打着旋儿飞向远方,仿佛要追上那个早已化作尘埃的人。我掐指一算,娘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十二年了。2014年5月6日,娘化作了山川大地的一颗尘埃,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生命里最柔软的那一块,永远空了。

世人都说我娘长得丑,黑黑的脸庞上长满了皱纹,单眼皮的眼睛像两条细缝,常年劳作使她的背驼得像一张弓。

娘的前半生,是浸在苦水里的。新中国成立前,她出生在一个贫穷人家,小小年纪就被送去当童养媳,在婆家受尽了冷嘲热讽和劳累。新中国成立后,那户人家无情地将她退婚,娘一下子便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她就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在人间漂泊,直到遇到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老实人,前妻早逝,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父亲没有嫌弃娘丑,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你要是愿意,就跟我过吧。就这一句话,便成了娘一生的依靠。

娘和父亲结婚后,又生下姐姐和我。加上要赡养年迈的奶奶,一大家子八张嘴,全靠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刨食。娘从此把自己当作钉子一样钉在田地里,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出门,直到天黑才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家。

娘勤俭持家,从不乱花一分钱,也不与左邻右舍发生口角,哪怕被强势的妇女欺负,她也只是默默地忍着,转过身就把委屈咽进肚子里。她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她的和气,不是懦弱,而是历经苦难后,沉淀下来的宽厚与善良。

闲暇之余,娘常说一句话:下辈子之余的话,也要变成城里的狗。我不懂,问她为什么。娘说:城里的狗还能捡骨头啃,乡下的狗,连骨头都见不着。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娘的愿望,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是希望我们能飞出大山,不再过她那样的日子。于是,在娘的悉心教诲下,我拼命地读书。我太渴望走出这穷乡僻壤了,我要让娘抬起头来,让人知道,她的儿子总会有出息的一天。

终于,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消息传来那天,娘坐在门槛上哭了很久。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乡镇的初中教书。第二年,儿子出生。教学任务重,妻子又要上班,我只好开口求娘:娘,能不能来帮我带带孩子?娘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背着简单的行囊,走了四十里山路来到学校。从此,她成了孙子的专属保姆。

闲不住的娘,开始在学校捡废品。有些老师便对我说东道西,有的老师甚至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你那个妈哟。话虽然不多,但深深地刺痛了我。还有人说我没有给娘拿零用钱。我把听到的

这些话讲给娘听,娘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娘不是给你省钱,就是闲不住。一不偷二不抢,别人说就让他们说去吧。娘的声音轻得像蚊子。

有一天,儿子突发高烧,满脸通红。我背起儿子就往医院跑,娘一路跟着,脚步踉跄。到了医院要交费,我摸遍全身才发现,忘带钱了。那一刻,我慌了,可娘没慌。她颤抖着手,从贴身的内衣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零钱,全是她捡废品换来的。拿着,快去交钱。她说。我接过钱,抬头看她。她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眼神却十分坚定。那一瞬间,我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后来,我调到县城工作,娘也跟着进了城。城市对她来说,很陌生。城里高楼林立,远没有乡下开阔,爬上爬下没有乡下方便,车流吓得她不敢过马路。她不会开电视机、燃气灶,甚至连防盗门都不会反锁。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晚,她坚持要我打开防盗门:万一地震了跑不出去咋办?乡下的挂锁一拉就开。我们教她好多遍,她还是记不住。最后,我只好在防盗门上加装了一把老式挂锁,只为让她安心。

娘虽然进城了,但依旧改不掉捡废品的习惯。妻子看不惯,多次当着我的面发脾气。我无奈,只好趁娘不在时,把废品全扔了。可没过几天,床底下又堆满了纸板和塑料瓶。原来,她趁我们上班时,悄悄把丢掉的东西又捡了回来,藏在床下。我看着那些废品,又看着娘局促不安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娘的勤俭已刻进了骨子里,我们无法改变。从那以后,我不再阻止她捡废品,而是每天下班后,及时帮她把废品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掉。

娘大字不识,却记得自己上过几天夜课班。她说:要不是我上过几天夜课扫盲班,恐怕到现在连一二三都认不得。她总是叮嘱我和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了防止她在卖废品时收到假钱,我还特意教她识别钱的真伪。娘学得很认真,把我教的方法记在心里,每次收到钱,都要仔细地摸一摸,看一看。

可老天没让娘看到孙子长大成人。娘走得很突然,高血压造成的心梗,让刚满80岁的她在夜里突然离开了人世。

娘走后,我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一堆零钱:一分、一角、一元、五元,我一张张地数了半天,总共六千多元。那是她一生的积蓄,不是存款,是捡了无数个瓶子、翻了无数个垃圾桶、走了无数里路换来的。而她生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了,不要花钱修墓,省下来给孩子读书。我跪在她的灵前,嚎啕大哭。也是因为我失去,而是因为,我竟一直以为她在丢我的脸,却从未看清,她是在用命护我周全。

## 遥远的思念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去世已三十年的母亲还是那样忙碌,天不亮就起床做家务,不是煮早饭,就是给猪、鸡、鸭添食。我劝她歇歇,好好保重身体。她只是淡淡地回应一句:一大家子那么多张嘴要吃要喝,不早起哪个办?坡上还有那么多农活要做,庄稼人不干活就得饿肚皮。我无言以对,也知道劝说无用,但母亲的话让我揪心不已,因为我帮不上一点忙,更莫说照顾她老人家了,最后自己竟哭了起来。我醒来时,已是泪湿枕头,嘴角还在不停地抽泣。

母亲要强的性格铸就了她不服输的品质,在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仅学会了料理家务,还成了干活的好把式。我小时候正值大集体年代,社员们靠挣工分得口粮,日子清苦,生活艰难。那时,母亲已在大队担任干部,每天五更起床,子夜入睡,那一双脚板永远不知疲倦。我时常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母亲强大的内心?

在我的记忆深处,母亲穿得最多的鞋是胶鞋。即便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个姐姐相继参了工,家里环境有所改善,她还是习惯穿胶鞋。姐姐给母亲买了一双皮鞋,但她舍不得穿,放在木箱里束之高阁。那一双双胶鞋,穿出了她风风火火的人生。她常说:穿胶鞋轻便、起脚,雨天还能防滑,穿起才像个干活的农民。农民穿皮鞋倒洋不土,会遭人白眼,像个宝器。

在母亲心里,胶鞋就是工作鞋。所以,母亲格外爱惜。她有一个习惯,从外面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除去胶鞋上的泥土,擦拭干净后放在墙角。多次跟随母亲外出,我穿的鞋糊满泥巴不说,两个裤脚也糊满了泥巴,她便说我:走路要稳当,脚板不要毛脚乱踩,连走泥巴路都不会,哪里像个农民的儿子。我望着母亲,只能咧着小嘴笑一笑。

母亲当了30年村干部。她一心为公,无半点私利,她心系群众,胜过关爱家人。老家的村庄院落一到雨天便泥泞不堪,出行格外困难。1980年至1994年,母亲为了方便村民出行,带领村组干部合理规划和建设了几条连通邻村的主干道,还发动全村村民修建了数条通组的毛坯路,却将经过自家门前的路放在最后修。母亲生病住院前,积压在她心头的愿望得以了却,那就是本组连接四个院落的机耕道得以贯通。母亲去世以后,经父亲极力争取,昔日坑洼不平的泥巴路,终于变成了宽阔平整的水泥路。

几天前,我回了趟老家,村支书跟我唠起家常,还带我参观扩宽后的联网水泥路。我们边走边聊,提及我的母亲,其言语中流露出无比的敬意:你母亲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一心想着他人,全村人都敬重她。要是她地下有灵,知道村里现在的变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们姊妹相继参加工作后,母亲会不时地告诫我们:别人的好处不能平白无故得,坏事更是做不得。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人要有廉耻之心,活起来才坦荡亮堂。按照农家的说法,一定要安分守己做人才是。如今,母亲虽已去世多年,那些谆谆教诲却时时萦绕在我的耳旁。

作家彭学明先生的纪实散文《娘》中有这样一段话:娘,就是那只飞了一辈子都没有停歇、无处停歇,也不肯停歇的无脚鸟。娘心中的天堂和太阳就是儿女们的幸福和安康。娘穿过一生的风雨和辛劳,把儿女带到风平浪静的港湾,让儿女得到幸福安康后,精疲力竭,戛然而逝了。我觉得,这段话也是在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不是那只没有停歇、无处停歇,也不肯停歇的无脚鸟吗?母亲,我祈祷你来生不再是一只无脚鸟。